

清代東部的族群遷徙 (1684~1895)

文·圖片提供／林聖欽 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)



▲清末東部原住民族分布圖。(作者自繪)

清代的臺灣東部原為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，但各族群來到東部的時間先後差異很大。依據語言學的研究，阿美族、卑南族大約是數千年前來到臺灣，根據傳說，部分阿美族與卑南族的祖先係從一個名為Sanasai的海外小島乘坐船隻，在臺灣東海岸上陸，在東部開枝散葉。其中一處廣被兩族族人接受的上岸地點為今日太麻里三和村海濱，阿美族稱該地為Arapanay，卑南族人則稱為Lufa'an或Panapanayan。至於達悟族則

是400年-600年前，從菲律賓的巴丹群島遷移至蘭嶼，迄今兩地的語言還有不少語詞可以相通。

分疆劃界與族群東遷

大清帝國統治臺灣之後，大量閩粵移民進入到西部墾殖，加上帝國採取分疆劃界的封山禁令，避免漢人藏匿山地作奸犯科，因而阻礙了原居中央山脈以西的原住民族進入平地尋找生活資源。從康熙末年（1722年）的立石為界，至乾隆年間（1736年-1795年）的紅線、藍線、綠線、紫線番界，皆是上述隔離政策下的產物。

因此，約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初，居住中央山脈以西的原住民族，基於族群隔離和同化的政治措施，土地、獵場和資源開發的經濟誘因，或企圖擺脫其他族群的干擾和侵迫的社會因素，陸續遷往中央山脈以東的山麓地區建立新部落，包括原居今南投縣濁水溪上游萬大溪、霧社流域的賽德克族、太魯閣族，陳有蘭流域的布農族，以及屏東隘寮溪、林邊溪上游流域的排灣族、魯凱族等部分族人。

其中，賽德克族、太魯閣族主要遷往立霧溪、木瓜溪等流域；布農族主要分布在紅葉溪、太平溪、卓溪、拉庫拉庫溪、新武呂溪、鹿寮溪、鹿野溪等流

域。魯凱族則集中在利嘉河流域；排灣族則多分布在太麻里溪、金崙溪、大竹溪、大武溪、安朔溪等流域。

部落整合與空間重組

這些中央山脈以西的原住民族進入東部前，東部已有部分的卑南族人遷往太麻里、大武、恆春等地，並逐漸排灣化；賽德克族、太魯閣族、布農族東遷後，逐步進入到阿美族、卑南族、撒奇萊雅族的生活空間，致使東部族群空間分布大規模重組。

有的族人是短距離遷徙，通常是小社遷往大社，整合為更大的部落，例如今花蓮縣光復鄉的大巴壟、馬太鞍，就是在清代逐漸形成阿美族秀姑巒群的兩大核心部落。有的族人則是長距離搬遷，以避免在原居地受到東遷族群的侵擾，例如原居立霧溪口一帶的阿美族，受賽德克族、太魯閣族東遷影響，因而離開故土，但在南下的過程中又進入到布農族的勢力範圍，為避免再次紛擾，最終抵達恆春半島定居，與上述已遷往半島的排灣化卑南族比鄰而居，此南遷



▲臺東縣達仁鄉土坂部落 Tjuliaqavu 家族祖靈屋。

的族群後來被稱為阿美族恆春群。

大致在1820年前後，東部族群空間分布重組結果，就花東縱谷部分，撒奇萊雅族、阿美族南勢群已在花蓮平原集居；阿美族秀姑巒群集中在花蓮溪上游，及其與秀姑巒溪的分水嶺地區；阿美族卑南群與卑南族集中在鹿野溪以南縱谷區、臺東平原，而這三個主要集中區以外地區則多屬於太魯閣族、布農族的狩獵範圍，人煙罕至。至於花東海岸部分，卑南大溪口到加只來（位於臺東縣成功鎮）為阿美族卑南群的活動地帶；秀姑巒溪口南岸到豐濱溪口則是阿美族海岸群集中區，這兩個主要集中區以外地區，亦為人煙罕至的地帶。

跨山越海與平埔移入

清代中葉以後，來自臺南、高雄的西拉雅族、大武壠族，屏東的馬卡道族，宜蘭的噶瑪蘭族等平埔族群，因土地所有權流失，或公差徭役繁重，也紛紛遷往東部尋找新天地。1829年以後，南部的平埔族群經由山徑或藉由海路，陸續來到當時屬於布農族狩獵範圍的縱谷中段，或長濱、成功加只來以北的沿海定居，即上述提到的人煙罕至地帶，縱谷區形成「璞石閣八社」，海岸區形成「成廣澳八社」。

1840年以後又有一批來自宜蘭的噶瑪蘭族陸續遷來東部，尤其是原居於蘭陽溪以南的加禮宛等部落，移居地主要位於太魯閣族狩獵範圍的花蓮北埔地區，同屬於上述提到的人煙罕至地帶。另外，大約在1850年，遷往恆春的阿美

族又有部分族人陸續回到東部，定居在今新武呂溪與秀姑巒溪分水嶺附近一帶，此處亦屬布農族的狩獵範圍。

關路設廳與漢人移墾

當時的東部不屬大清帝國管轄地區，卻也無法限制漢人前往尋找利源。例如1811年的李亨、莊找，1828年的吳全、蔡伯玉，1851年黃阿鳳等，陸續進入花蓮平原墾殖；1853年，沈私有、陳唐、羅江利則在璞石閣（今玉里）的客人城開墾。雖然這些農業開墾事業大部分以失敗告終，但後來的商賈小販已在當時的花蓮港（今花蓮）、璞石閣、卑南新街（今臺東）等地建立商業貿易據點。

1874年，臺灣發生牡丹社事件，大清帝國意識到東部戰略地位的重要性，陸續從宜蘭蘇澳（北路）、南投竹山（中路）、屏東枋寮（南路）開闢道路進入東部；1875年將東部納入版圖，設卑南廳派官治理，之後曾設撫墾局、招墾局，並前往廈門、汕頭、香港招募移民，但是成效有限。相對的，此時期已有不少來自



▲花蓮市十六股聚落入口意象。

◀ 1875年，自屏東恆春遷移至臺東池上的阿美族人林水一（右）及家人。（資料來源／國家文化記憶庫）

宜蘭與西部的漢人移民進入東部。

至日本統治臺灣前，十六股（位花蓮市）、吳全城（位壽豐鄉）、拔仔（位瑞穗鄉）、水尾（位瑞穗鄉）、針墾（位玉里鎮）、里壟（位關山鎮）等，是規模較大的漢人居住區。

民變頻傳與族群避難

大清帝國勢力進入東部後，不當的行政措施引發許多民變，包括大港口事件（阿美族）、加禮宛事件（噶瑪蘭族、撒奇萊雅族）、大庄事件（西拉雅族、大武壠族、馬卡道族）等。其中，1877年的大港口事件，導致大港口、納納部落部分居民南下逃難至今長濱、成功等鄉鎮。1878年的加禮宛事件，也導致許多居住在北埔的噶瑪蘭族、花蓮平原的撒奇萊雅族，逃難至其他地區，甚至隱身阿美族部落，如噶瑪蘭族逃往今豐濱、長濱等地，今豐濱鄉新社為噶瑪蘭族最主要聚居地；撒奇萊雅族則逃往今壽豐、瑞穗等地，今壽豐鄉水璉亦為撒奇萊雅族重要據點。

直到日治時代，強大的軍事、警力控制基層社會的政權來到東部後，隨著伐樟採腦、糖業、菸草等產業的發展，西部的漢人更大量湧入東部。東部的族群關係再次發生重大改變。

晚清開山撫番前 西拉雅人在東臺灣的移墾

文·圖片提供／潘繼道（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）

西拉雅平埔族人並非東臺灣在地的原住民族，其原鄉在今南臺灣的平原及近山地區。他們從下淡水溪、東港溪、楠仔仙溪、荖濃溪等流域及恆春半島等地移入，在不同時間因應不同需求進入東臺灣，有大規模遷徙，也有未見紀錄的零星遷移。

根據日治到戰後人類學、語言學學者的族群分類調查，西拉雅族可分為三個亞族——西拉雅（Siraya）、大武壠（或稱「大滿」，Taivoan）、馬卡道（Makattao）。西拉雅亞族原分布在今臺南市的平原及沿海地帶；大武壠亞族分布於烏山山脈西麓一帶的平原（部分族人移居荖濃河流域）；馬卡道亞族則分布在西拉雅亞族與大武壠亞族的南邊，東側與魯凱族、排灣族等高山原住



▲日治初期的東部平埔族。（資料來源／《鳥居龍藏眼中的臺灣原住民：跨越世紀的影像》，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，1994年）

民毗鄰，即今高雄市、屏東縣下淡水溪流流域一帶的平原地區。

由於原鄉臨臺灣海峽，中國閩、粵漢語系移民渡臺時容易在此地登陸，同時又位處大航海時代重商主義國家貿易航線所經之地，最早接觸荷蘭人，比臺灣其他平埔、高山族群較早「開化」，也因此最早承受土地喪失、族群競爭的壓力，注定族群之後遷徙、流浪的命運。

翻山越嶺進入東臺灣

最早在文獻上見到遷徙東臺灣的紀錄，來自伊能嘉矩的訪查。1829年，馬卡道亞族的族人因不堪客家人侵墾，由頭人率領30餘戶，從今屏東縣枋寮翻山越嶺到達巴壟衛（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），最後來到卑南（臺東市）。根據大庄公學校（花蓮縣富里鄉東里國小前身）的《大庄沿革》手寫文獻，提到當時頭人是杜四孟、陳溪仍等。

1836年，馬卡道亞族人因在卑南受到卑南族人敵視與欺凌，為求安身立命的土地，溯卑南溪向北遷徙到花東縱谷地區；大約在1839年後，經當時分布於拉古拉古河流域（花蓮縣卓溪鄉）一帶布農族巒社群協助，通過布農族郡社群分布的區域，前往荖濃溪、下淡水溪流流域，招墾大武壠與馬卡道亞族的族人，戶數達到40餘戶。